

古画里的 骊山避暑

人文胜迹

园林水景

说到“避暑胜地”，现代人最先想到的大概是河北承德。然而在古人心中，“避暑胜地”的首选却在临潼骊山。骊山和避暑的联系源自唐华清宫，由于这座离宫太过著名，后世画家常凭想象创作“骊山避暑图”，借以表达自己对清凉之境的渴求和对大唐盛世的向往。

壹

五代及宋·郭忠恕：《明皇避暑宫图》

骊山华清宫始建于唐初，鼎盛于唐玄宗执政以后。史载，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40年间，唐玄宗先后出游华清宫达36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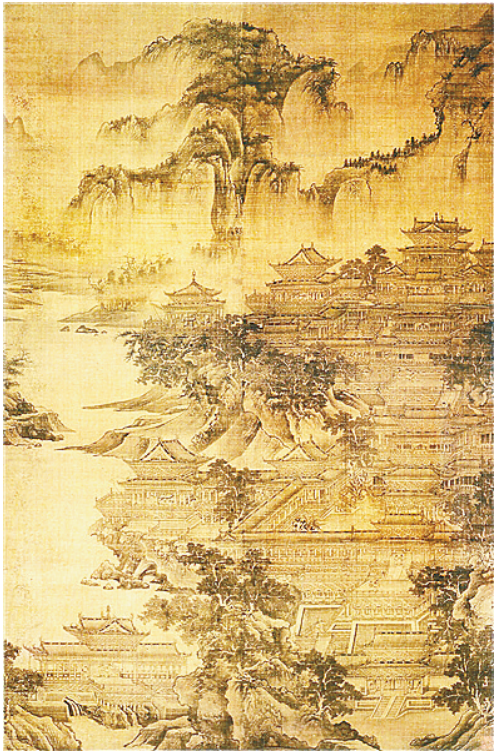
时至五代及宋初，华清宫早已年久失修、破败不堪。时人极其感怀盛唐，于是开始创作“骊山避暑图”。现如今年代较早的“骊山避暑图”多已流散，存世作品中以五代及宋时画家郭忠恕所作《明皇避暑宫图》最为著名。

《明皇避暑宫图》于近代被日本收藏家原田悟郎买下，后入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。1994年，时值上海与日本大阪缔结友好城市20周年，上海博物馆特邀大阪市立美术馆联袂合展，从而促成《明皇避暑宫图》来华展览，此事轰动一时。

《明皇避暑宫图》中华清宫依山临水而建，阁榭台殿林立。画面前景部分为门

廊建筑和建筑于水上的台榭，门卫四人对坐，正悠闲地交谈。水上台榭中六人各自手捧器物、卷轴、包裹，似乎在等待主人召唤。从门廊台阶而上，进入围廊保护的前殿，整个殿庭沉寂在习习清风中，芭蕉在浓荫中漫自舒卷。围廊连接的临水台殿上，两人在安静地地下棋，一人俯案围观，两三人围廊中忙于搬运什物。随前殿继续向前，则进入华清宫主殿所在地。主殿第一层、第二层显然无人起居，非常安静，仅有两人在殿门外围廊中静静躬立。围廊外的西殿中有人正拾阶而上。华清宫正殿第三层显然为起居之所，所有的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，或打开帐幔、递送洗漱用品，或整理衣物用具、捧送茶水以进。

《明皇避暑宫图》中殿宇楼阁的绘制结构复杂、细密精工、造型准确，从中可以领略郭忠恕在界画上的杰出成就。



郭忠恕《明皇避暑宫图》（五代及宋）

贰

清·“二袁”：《骊山避暑图》

宋亡后，以亭台楼阁为主要内容的界画迅速衰落，到了明代更为画界文人所不齿。然而到了清代，界画创作一度重兴，不少江南画家又萌生了创作“骊山避暑图”的构想。生活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的界画大师袁江曾创作了一幅著名的《骊山避暑图》，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。

袁江的《骊山避暑图》几乎看不出骊山的实景。画家以唐明皇在骊山避暑游乐为题材，凭借想象构建出一幅唐代纳凉胜景。图中山势巍峨、峰峦起伏，营造出一片清凉。云烟缭绕，雾霭缥缈，让藏匿殿宇楼阁的山显得更加峻险。重勾勒的笔法，让怪石突兀，疏朗有致。山下湖水一片，一船在行、多船靠岸，阔大的水面烟云弥漫，直街远山，水意直透画面。

画中前殿牌匾上的“九成宫”清晰可鉴。此“九成宫”并非唐华清宫，而是始建于隋代、遗址位于今宝鸡麟游县境内的一座离宫。画家为何以“九成宫”入画？事实上，九成宫于唐太宗时期扩建，是唐代著名的避暑夏宫；后世故意将九成宫与骊山混淆，是为强化“避暑纳凉”主题。

与袁江同时期的画家袁耀也是著名的界画高手，二人合称“二袁”。袁耀曾受晋

商之邀，绘制多幅以“骊山避暑”为内容的图屏，其中《骊山避暑图屏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《骊山避暑十二景》藏于南京博物院，《骊山避暑十二景图》藏于日本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《骊山避暑图屏》，巍峨壮观而又风光旖旎。图中的楼阁建筑隐没于群山之间，相互辉映，山石的雄浑与建筑的精巧彼此衬托，形成整体富丽堂皇而局部精细严谨的画面风格。

“骊山避暑”盛景虽已消失，但宋代及清代画家依然凭借文献及想象将其再现。然而随着袁江、袁耀的去世，界画再次陷入沉寂，“骊山避暑图”从此鲜有人绘制。 晚综

相关链接

界画

界画，中国画技法名。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，故名界画。将一片竹片一头削成半圆磨光，另一头按笔杆粗细刻一个凹槽。作为辅助工具作画时，把界尺放在所需部位，将竹片凹槽抵住笔管，手握画笔与竹片，使竹片紧贴尺沿，按界尺方向运笔，能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。界画适于画建筑物，其他景物用工笔技法配合。



袁江《骊山避暑图》（清）

佳作欣赏

《乾隆皇帝洗象图》与“伏日洗象”

明清时期京城有一个节令习俗叫“伏日洗象”，清代画家丁观鹏的《乾隆皇帝洗象图》就描绘了此景。

《乾隆皇帝洗象图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中碧水弯弯，绿树、怪石、蕙草散布其间，一头大象温顺地站立在树荫下，孩童、僧侣等一千人正在为大象洗浴。画中段坐者是扮作普贤菩萨模样的乾隆皇帝。画幅右上钤乾隆皇帝朱文椭圆印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。画家丁观鹏是雍正、乾隆朝画院高手，与唐岱、郎世宁、张宗苍、金廷标齐名。

古时京师大象为东南亚进贡，三伏天洗象的现象在元代已有，至明代万历年间，京师洗象已成风俗。清承明制，将洗象习俗传承了下来。清初大臣、诗人田雯有《洗象行》，诗曰：“张旗伐鼓传洗象，一时观者如堵墙。”清代文学家李绿园亦有诗云：“三庚伏初届，大地炽如炉。云是洗象日，观者充南郭。奔走狭委巷，车马隘通衢。”

清乾隆时期，京城内大象最多时达30多头，驯象师多达百人，在京城宣武门内西侧城墙根一带建有象房，至今这一带还有

“象来街”“象房胡同”等街巷名称。当时的大象就像现在的大熊猫一样珍贵，每一头大象都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并且被授予不同的官职，按级别享受俸禄，配备象房，由户部供给大米，工部提供棉被、毡条等御寒之物。每年的初伏之日，銮仪卫驯象所设置仪仗、鼓吹乐队，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门，浴于响闸。每到洗



丁观鹏《乾隆皇帝洗象图》（局部）（清）

象日，宣武门附近的饭馆酒肆宾朋满座，商场店铺人头攒动，场面十分热闹。

清末，京城洗象习俗逐渐消失，成为历史记忆。 晚综

就构成而言，中国园林包含四项要素：山、水、花木和建筑。其中与避暑联系最密切的要数水景。夫差与西施嬉游的消夏湾，孟昶与花蕊夫人居住的水殿，都与水有关。清代帝王修建的避暑宫苑都以水景取胜。

西苑包括北海、中海和南海，从名称就可以猜到，园内有大片的水面，浩瀚如海。康熙《畅春园记》记载，他为畅春园择址，首先相中的便是此地水源丰沛，“平地涌泉，奔流，汇于丹陵汭。汭之大，以百顷，沃野平畴，澄波远岫，绮合绣错”，拓建后园内“弥望涟漪，水势加胜”，成为一座壮观的水景园；康熙常在“盛夏郁蒸，炎景铄金之候”来此居住，游赏园景“以逐清和而涤烦暑”。畅春园虽以“春”为名，其意图则在消“夏”。

圆明园与颐和园都有丰富的水景。圆明园西部围绕前湖和后湖布置九洲，东部则是象征中国东海的福海。颐和园南部有开阔的昆明湖，面积占到全园的四分之三。有趣的是，圆明园被翻译为 Old Summer Palace（老夏宫），颐和园被翻译为 New Summer Palace（新夏宫），直接点明了它们作为消夏避暑之所的本质。 据《光明日报》